

王天飞 / 著

寒盟

——寒，冷却；
寒盟，谓忘却盟约。（见《辞海》）



作家出版社

1247.5
1223

2007

寒盟

——寒，冷却；
寒盟，谓忘却盟约。（见《辞海》）

王天飞／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寒盟/王天飞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5063 - 3886 - 8

I. 寒…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466 号

寒 盟

作者: 王天飞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03 工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190 千

印张: 9.5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886 - 8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难道你以为钱是一切么？

他冷冷地看着她，生怕自己的老婆以为自己在说笑话。因为，他不是在做笑话。他很严肃，近乎冷酷。

你就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他重复，加重语气。同时他表现出蔑视。他应该蔑视她！

如果你真这样以为，我就什么也没有必要说了。

他一边断言，一边从老婆的脸上调转目光，表示对她的放弃。是的，他确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众所周知，钱是一切。他现在所有的一切，就是钱。遗憾的是，这钱不多，还不是多得能够让他达到气粗的地步。

“我什么也没有必要说了。”说完这句话，他感受着自身肉体吞吐着相当微弱的气息。

这个女人终于清醒过来了。她不再是从前那个傻瓜。

(从前她是那么傻,傻得可爱,性感,傻得有性格,傻得出人意料。)

他们在一次会议中相识,当时他是一家杂志的小编辑,她是一个天真的小姑娘。

相爱,迅速结婚,婚礼在荒凉的山上举行,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第一次的相遇,就是她瞧见他在一棵松下小便。这个契机让他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导致人和人的相识。正像是他和漫画女生的相识在一次撞车事故中一样,任何不浪漫的事情都有可能导致让女人觉得浪漫的相识,塞翁失马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他们在荒山上举行婚礼,都穿着牛仔裤。他们的朋友也大都穿着运动服,平底鞋,被他们的计划蒙在鼓里。他们的婚礼一颗糖都没有,她天真纯洁,但不喜欢零食,也不喜欢仪式。她说她就要这种效果,朴素,浪漫,特殊而有新意。最后朋友们走了(当然后来也为他们补办了一次酒席),他们在山里完成了一场标志性意义的做爱,也可以说是初夜,虽然天完全是通亮的。但对他们来说,在山上进行这个活动,的确还是第一次。

他暗自高兴,因他从没想过可以不花一文就解决人生大事。要知道在婚约初定之时,他终日诚惶诚恐,生怕她会对婚礼的样子和安排提出过分的要求。他的母亲在农村,把他供养成人,送进学校。光是他在学校里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把那个老女人折磨得不成样子。他一心想着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报答老母的养育之恩,从不敢奢望她会给自己再出钱娶亲。现在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儿子一文不花就娶了一个可爱纯朴,身体强壮,喜欢爬山的媳妇,不知会兴奋成什么样子。

更出人意料的是在结婚之后,他才知道她有一笔不小的财产,是她父亲给她的。她把那个小巧的纸质存折交给了他,对他说,留给咱们的孩子吧。她那个时候是那么美丽,小鼻子尖儿粉里透红,一对嘴唇好像是小鸟的翅膀一样,时刻准备扑楞起来,飞起来,满天满地地亲吻这个世界。

她就是那样说的:把这个留给咱们的孩子吧。噙着那张性感的小嘴,一点也没有害羞,没有不安,也没有炫耀。她的献身精神让他受宠若惊。但他不敢表现出来,因为他知道有一种可能性正在夜幕一样悄悄降临:如果自己继续没钱下去,从此就会低她一等。他只压抑住捡到金条那样的欢喜和吃惊,说,好吧,我替你保管起来吧,我们用它来买国库券,买股票,来投资,挣来的钱给我们的孩子。

那一刻,他也在心里暗下决心,今生今世只和她一个人好——可能要 and 多个女人睡觉,但是他将只对她一个人好。

事与愿违,他还是在她生孩子之前爱上了画漫画的女学生。这时他已经是这家杂志的副主编了,相当于执行主编,她的稿子他总是可以直线通过,这让他如何能够不主动爱上她的那种当仁不让,自以为是的表情呢!简直不可能!所以她每次来找他,他都深深沉醉在爱情之中,那种爱情是让他心醉的,好像树上的桃子,只要他想要,他就可以伸手摘来,只要他伸手,桃子就是他的。但他不伸这个手,他要享受桃子在树上的诱惑。

现在桃子就要吃在嘴上,还没有完全吃到,已经拿在手上,在鼻子前面摩挲着闻来闻去了。虽然这并不怎么让他觉得快乐。确切而言,更多的是感觉器官的一种体验,轻飘飘的,血液贲张,和真正意义

上的伟大爱情应该有些差距,只是这比起没有爱情来,还是不错的,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感受快乐的能力会逐渐削弱。而且爱情是否存在,完全不是他有必要去考虑的问题。

现在,她向他索要财政管理权。

她说她受够了,如果不让她管钱,她就离婚,并带走三个月的儿子。

这简直岂有此理,这真让他不胜其烦。

2

有本关于发型的书上说,当一个女人要换发型时,说明她真正的心理是想换一个男人。还说,当一个女人留短发时,说明她感情生活稳定,如果她坚持留长发,表明她内向,自恋,对自己的男人不放心,对自己所处的感情没把握。

她走在去小市场的路上,为了舒散一下心神。

阳春四月,空气中无处不春意盎然。

本来她是要去买包尿布,但她犹豫不决,因为她知道婆婆反对她

给孩子戴尿布。

她不能忍受的是婆婆在给自己的儿子换尿布的时候所发出的感叹声,她说,哎呀,这个小鸡鸡,哎呀,这个小鸡鸡。仿佛她儿子的名字不是叫离离,而是叫鸡鸡。

取名离离是源于白居易的诗歌,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她想让他的儿子像小草一样坚韧不拔,生命力旺盛,同时,她觉得这个名字有着不同寻常的诗意,有一点哀愁,一点一直贯穿她人生的哀愁。她知道,她希望,从此她的儿子将会代替从前的那个哀愁,更顽强地穿透她的生命,直到终结。

婆婆不满意这个名字,听了她的解释也不能明白,究竟为何她的孙子要像草。

但不管怎么说,离离是叫定了,婆婆不喜欢这个名字,她才更要这样叫他。

她在纸尿布的前面犹豫不决,最后,她叹了口气,空手走出了商店。从离离出生之后,她的身材还一直没有恢复。这样她在以前穿梭自如的货架之间感觉到了自己的笨重。她走出小商店,春风拂面。这时候她看到了对面有家新开的理发店。

哺乳生活让她的头发落得很厉害。婆婆每天扫地的时候都会说:你掉头发掉得真多啊。

这句话,好像一种关切和忧虑,可听来总有开心的意思。婆婆实

在不会掩饰自己的情感,她确实地感觉到婆婆的欣慰。因为欣慰,所以才安慰:喂奶的时候都是这样,孩子大了就好了。

她来到那家发廊,企图在春天里改变一下形象。这春风吹给她一丝春情,涌动在她体内,不知道哪里是一个出口。她想到,有一个星期没有理会丈夫了。

夜里她和婆婆睡在一个房间。这完全让她的朋友们不能接受,她的朋友们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好像她们每人每天都要有性生活的滋润一样,好像她们觉得和丈夫睡觉是责任,是权利,是天经地义的道德操守一样。

但是,她还是和婆婆同床,中间是睡在尿布堆里的离离。

她不喜欢婆婆的体味,但是喂奶之后婆婆要帮她换尿布,同时婆婆100%地屏蔽了丈夫的可能性骚扰。为此,她愿意付出吸收婆婆体味的代价。当然,她也别无选择。丈夫是不可能换尿布的。

他的工作很忙,他一再轻描淡写地强调,他现在是一个主编,一个终审主编,所有的稿件没有他的同意,就等于作者和下面的编辑白费心思。

她坐在了理发椅上。

师傅是个黄毛,皮肤白得雪一样,黑的细腿裤子,下面是一双尖头皮鞋,非常尖的皮鞋。这样的一身行头,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让人一眼看出,他是一个刚刚成手的理发师,大部分时光他都呆呆坐在店

里,抬头仰望挂在墙角的一台彩色电视,和女人一样讨论一部古装电视剧里面的皇帝和民女的爱情故事。他还喜欢骂人,我靠!他在这样说的时候,常常附带着一笑。这年轻的一笑给了她一点点好感,她终于重新发现了男人身上的一点美!为此她松了口气。

他看着镜子中的女顾客,表情平和,没有什么特殊的热情,他问她想把头发怎么办。

她的穿着实在朴素的可以,身上还有一种酸酸的奶味,所以他不指望她能掏出多少钱来花在她的头上。

她说,我要变变。

染染吧。

不。

焗一下油很好的,焗彩油让人显精神。

给我烫烫。她果断地说,决心一下,无比快乐。

她根本没有想到,无端的快乐是有代价的。快乐总是要有理由的,无端快乐是有罪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些日子她基本上没什么笑脸,就算是喂奶的时候也是一样,她的离离歪着小嘴扑向她的身子,这让她感到一种责任,一种牵挂,一种无私付出的冲动,如此而已。她并不快乐。不如这

一天快乐。这一天她被一阵莫名的春风吹过，这一天她坐在一张旧理发椅上，头发被一个瘦得没有血色的男性理发师审视，这一天的这个时候，她很快乐，她决定继续这种快乐！她重新发现了男人身上的美，也重新发现了快乐的好处！

不容置疑，她将美丽。

头发魔术般变得富饶。

她将减肥，身体重新瘦削，她将蜕变，真正的蜕变，她将去商店里买最昂贵的宝宝衫，给离离穿上。

好，烫烫！这个穿黑色有暗花纹裤子的理发师给她拿来了两本烫发图案，请她在其中选择。

选好了，她问，什么时候可以烫完？

他说，一个半小时吧。

她估摸了一下，狠了狠心，好！她开心地大声说道。

理发师一笑。她以为他在笑她，又发现他只是被电视里的人给逗乐了。我靠，他轻轻说，又和他的同行，正给一个胖男人按摩头部的女孩子相视一笑。

烫发按正常程序开始进行。

快乐所要的代价也慢慢起身,好像一个肥懒的软体动物,开始了走向这个年轻母亲的行程,决意影响她的一生。



她选择了一个样式。她看着镜子想像这个样式套在她的脸上可能出现的效果。

她娃娃脸。结婚前一直是齐耳短发,结婚之后,因为他表现出更喜欢长发的女人,她就把它留长了。一直留了5年,头发都快到了她的腰间。为了生孩子,她义不容辞地剪掉了长发,剃成了青年头(这是她小时候学到的对短发的称呼)。

发型书里说的可能是正确的。当一个女人要换发型时,说明她想换一个男人。当肚子里的儿子在等她打开身体的门,准备威风凛凛地来到人间时,她果断地剪掉了长头,她感到了感情生活的稳定,他们感情的浓度已经饱和,停止发生变化,孩子,就是那情感的结晶。

她知道丈夫为了孩子做了不少让步,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让步,儿子担当起了保护她的责任,丈夫在儿子的阴影下,开始了让步(他不再在她不想的时候逼迫她进行性交)。有了儿子,她现在的力量强大了,她完全可以拴牢他,所以她感到了“感情生活稳定”,短发,青年头,随使用手一抓就可以挺着肚子出门。

在生孩子之前,她一直是长发,这说明,她一直生活在怕失去他的状态之中,“她对自己的男人不放心,对自己所处的感情没有把握”。

现在她要换成这个发型,把她的男孩头烫成小卷,毛茸茸的小卷儿,可爱小卷儿。可能,他会喜欢,他,指她的儿子,他也会喜欢。一瞬间,他的脸出现在自己面前,有点无奈的样子,自从她怀孕,对性生活出现了排斥情绪以来,他一直是这种无奈的样子,是她在怀孕,是她的身体在负担多余的营养供求和传输任务,却让他变得更懒惰。懒惰就写在他脸上,让他的脸上出现了顽固的样子,冷漠。

她不指望他喜欢他的发型!根本不指望!无所谓!

烫发在进行。半个小时就快过去了。

还没卷完么?她问。

大姐,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很短,很碎,又太硬,特别不好卷。你要的又是小卷,更花工夫。

看着卷了一半的头,她只好安心等候。

她拿出手机,掂了掂,想给婆婆打个电话,但又放下了。离离醒了,她自然会打来的。她会打来么?离离醒了再打来还来得及么?她想了又想。还是决定打一个电话。

喂?你怎么打电话!(这么大声,小心吵着孩子。)

她知道她会听到婆婆这样说。婆婆从来不会接电话，从来都在电话里语调惊慌。她努力不让婆婆干扰她的好心情。

她说，妈，我在这边小店里烫头，一会儿孩子醒了你把他抱过来喂奶。

哪？在哪？他醒了肯定要吃！肯定要找你！婆婆焦虑地问话。

她心里恨恨地：小题大做！她告诉了她的方位。挂了电话。

继续卷发。卷完了，东北来的理发师给那些卷好的卷上抹药水。

在这之前，他请她选药水，什么档次的？50的也有，300的也有。

她选了100的。

选完了，她说，结婚之前，她肯定会选300的，结婚之后，她选择200的，现在，她选100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将开始选择50的。

她的整体生活水平是提高了的，可是为什么体现在她自己的烫发水上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她不很明白，多了一分自嘲。

理发师说，那是！女人结婚以后为老公想，生孩子以后为孩子想，就是想不到自己，嘿嘿。

她觉得这句话是一种赞美。她又发现了一点年轻男子的美。

他接到了大学生的短信。说她下个星期要去峨眉山写生,问他愿意不愿意陪她。

他拿着手机,呆坐在他的黑色椅子上不想吱声儿。

每次,他接到她的短信都是要给她回电话的,如果时机允许的话。

因为她接电话不花钱,短信是包月的,也算不花钱。她打电话可是要花钱,他要体谅她,她还是学生,而且,她知道他有老婆,就不随时随地给他打电话,因为她也体谅他。因为她的体谅,他才更加喜欢她。

但是短信可以,好像是一棵隐形消息树,一个短信到来,就是给他点明了,现在她有时间,现在她有心情,现在她在想他。如果可能,他总是要回话。如果不能;当他和老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回。他看过短信,轻描淡写,轻轻地迅捷地删除那些让他心里发痒的短句,他对老婆说,现在这些垃圾,天天往人手机里发这些广告。他的表演总让他满意,这种紧张好像生活中的小情趣,小冒险,有点意思。

他们俩一起去峨嵋山写生,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彼此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因为在老婆怀孕八个月的时候,他就对她承诺过,要带她去峨嵋山写生。因为那次有一次开会,还因为那一次老婆坚决否定了让他从后面进入的要求,他非常恼火,郁闷,浑身不舒服,对女人恨之入骨,他一定要出轨,一定要乱搞女人!

他狠狠地对年轻女大学生说,这次开会我要带上你!

未来的女漫画家非常开心,因为她觉得坏男人的确可爱!

她狡猾地一笑,充分向他展示她的年轻,年轻女人才有资格拥有的顽皮。她说,好。眼光一闪,好像是一个要在他面前脱去黑色紧身衣的妓女,对他充满嘲弄。

可惜那次会议取消了。很快老婆又有小产征兆。

现在,她来请他陪她去峨嵋山写生,这无异是一个威胁,你再不给我机会在你面前脱个精光,我将永远不同你相见,你这个胆小的色狼,胆小得不如一只兔子的色狼!

他之所以烦恼,是因为他没有对女画家说明,他儿子刚刚出世不久。他没有勇气放弃自己在家庭中的义务:充当一个夜夜听孩子啼哭的角色。他也不想让这个肯定不是处女的情人知道,他在老婆坐月子的时候,和她多次共进晚餐。他不想在她眼前透露真相。

他也不能放弃这还没有舍身给他的非处,也不想轻举妄动,在一个简陋的旅馆中解决他的身体危机,草率确定他们的关系,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算是一个绅士,他想让他的情事高雅一点,如果可能的话。

为此他犹豫不决,连喝了两杯咖啡,女漫画家给他买的咖啡。

最后他决定提前回家,表达一下他对老婆的歉意。在回家之前,他给四年级的女大学生打了一个电话。答应说如果他有时间,会陪她去峨嵋山写生。

女学生对他的回答不满意。什么叫你有时间?你怎么没有时间?

我当然不一定有时间。你以为我是你们班的长发哥哥么?我是一个执行主编!

他不经意把对老婆说的话拿来给情人说了(“我是一个执行主编”),真是一切都搞乱了,要知道这个女人还没落地,还挂在树枝上,丰满欲滴,他必须找一个好的机会,把握好火候,耐心地享用她。

哈哈。女大学生笑了。

那好吧,主编大人,我两天之内等你消息。如果你不去,我必须提前找别人同道,你知道我这个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出去写生的时候一个人拿那么多东西。

说完,她温柔地和他说了再见,并再次表示她将非常着急等待他